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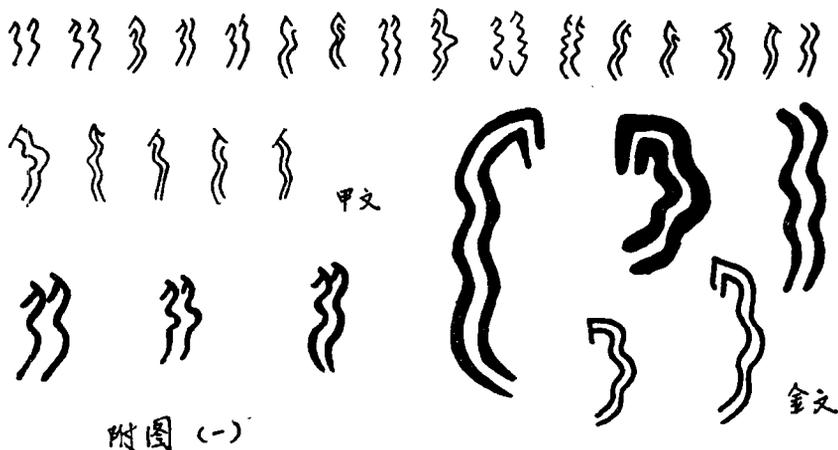
释 弜

张宗骞《卜辞弜、弗通用考》的商榷

夏 涑

《说文解字》：“弜，彊也。从二弓。其两切。”音义和现代汉字的“强”相同或近似。《康熙字典》引《说文》：“彊也，弓有力也。”《集韵》：“弓彊貌。”《华阳国志》“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今所谓‘弜头虎子’者也。”如果弜字从二弓会意，读为彊(强)，“强头虎子”又是什么意思呢？实际是从《说文》以来弜字的音义已经讹误了，我们从甲骨文、金文的研究，可以发现它的形义来源，纠正历来字书关于弜字音义解释的错误。弜为比初文，比头虎子，犹双头老虎。

甲骨文、金文都有大量的弜字形体和句例，今将其形体选摹若干于附图(一)中。



附图(一)

“弜”在卜辞中是一个常用字，有关的卜辞文例不下几百句，它的音义尚无一致意见，以张宗骞、杨树达释弜通弗，作否定词用的说法最有代表性，为诸家所接受，我们为了使引用的文例更广泛些，首先讨论并确定甲骨文、金文诸体是否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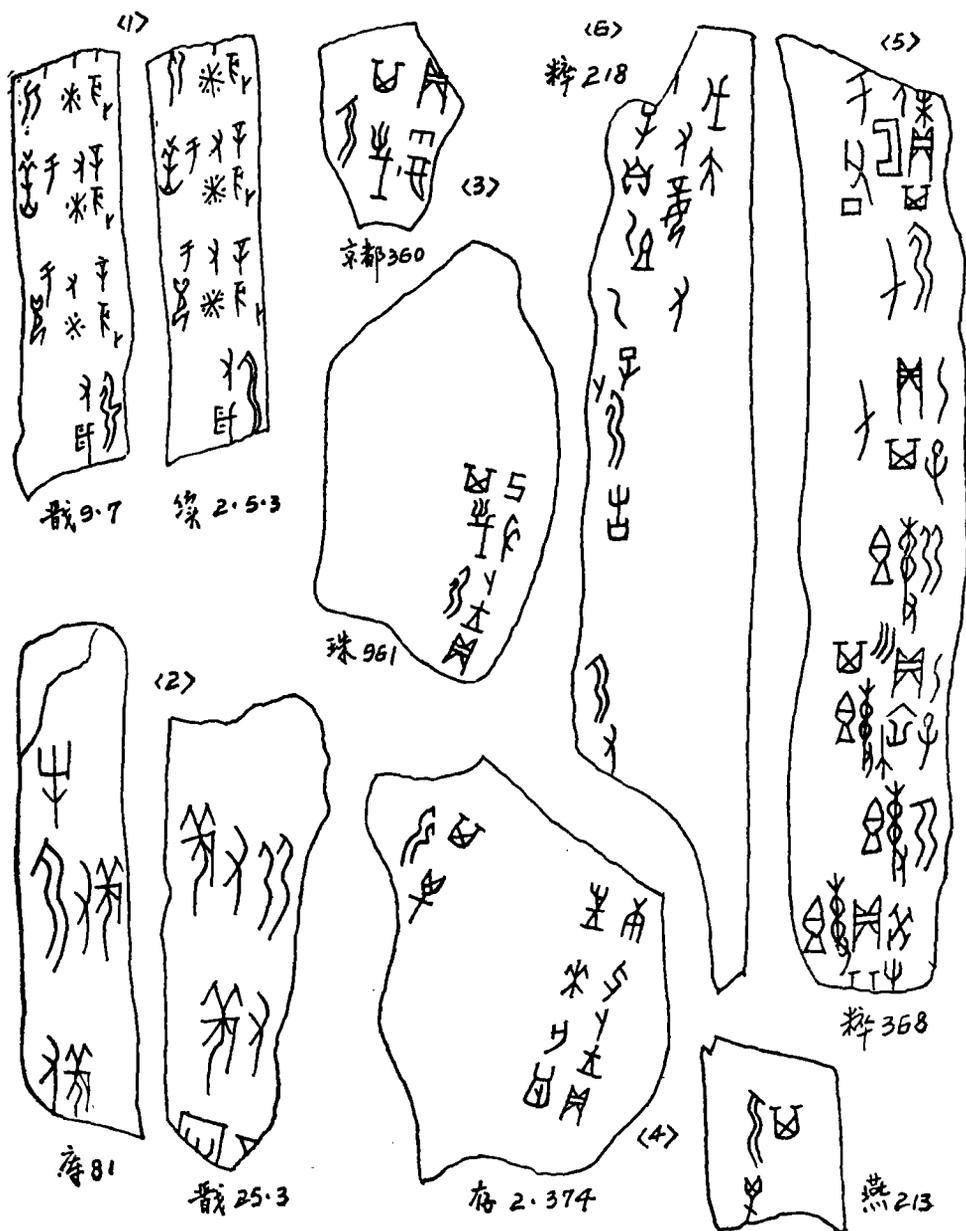
一 弜(A)、𠄎(B) 𠄎(C)是否一字？

容师《金文编》和孙海波《甲骨文编》都把(A)形放在正篇“弜”字栏中，把(B)形放在附录中，不承认它们是一字异体。李亚农先生《殷契摭佚续编考释》释弜为斯，但认为(A)、(B)是一字，他指出《甲骨文编》误析为二字，是正确的。日本甲骨学者岛邦男《卜辞综类》仍将二形分列于二字头下。近读香港中文大学寄赠的《中国语文研究》第二期刊登的裘锡圭同志《释“勿”“發”》一文中，(B)形照刻，亦未以“弜”字的异体字读之。

李亚农先生认为金文《隹簋》的“弜师”和甲骨文“丙戌卜贞：弜自(师)在夷不灾？”的“弜自”

当是一人。李说虽有讨论余地，但是他最早认出〈A〉、〈B〉同是弜字，却是正确的。金文中作人名姓氏用的“弜”，可以看出从〈A〉式发展到〈B〉式的中间过程。

通过卜辞文例比较，完全可以确定〈A〉、〈B〉是一字异体，下列附图(二)摹片中：〈1〉“弜又岁”一语，戩9.7作〈A〉，续2·5·3作〈B〉。〈2〉“弜又羌”一语，戩25.3作〈A〉，库81作〈B〉。〈3〉“粤其戩弜？”一语，京都360作〈B〉，珠961作〈A〉。〈4〉“弜其擒”一语，存2.374作〈A〉，燕212作〈B〉。〈5〉粹368中的三个“弜”字，一作〈C〉、一作〈A〉、一作〈B〉，这同一片上的“弜𠄎”一语，一作〈A〉、一作〈B〉。〈6〉粹218“弜告”作〈C〉，“弜又”作〈B〉、〈B〉是〈A〉将上边两画省作一画的简化结果，是异体字。



附图(二)

二 弜字释弗质疑

张宗騫、杨树达俱读弜为弼，通作弗。

郭沫若先生解放后再版的《殷契粹编》考释部分，曾请于省吾教授校订一通。于省吾教授于《粹编》P.346眉批上曰：“张宗騫云：‘弜应读为弼，与弗字通。’大徐《说文》误以为‘其两切’。卜辞弜字当作否定词，无不合。”

于老子同书眉批中一再阐明他同意弜作否定词通弗的说法，郭老则隶定作“弜”，解释音义则采取保留、存疑的态度。可以看出他们对“弜”字的意见是并不一致的。粹592：“弜、惠豚、惠犬、惠犬又豚用。犬三豚三。惠今日丁酒。于戊酒。”郭老考释说：弜字在此不明义。但其下诸卜步骤甚明，先卜用牲之种类，用豚乎，用犬乎，抑豚犬兼用乎？结果乃豚犬兼用。其次卜豚犬之数。再次卜祭之日。（粹编P.508）

郭老以上的分析是比较客观和切合卜辞内容实际的。如果卜辞领头的“弜”字作否定词用，通作“弗”，卜辞开头既然“否定了祭祀，后面还卜问祭祀需用的牲类、数目，以及选择了、戊两日中的一日作祭日”还有什么意义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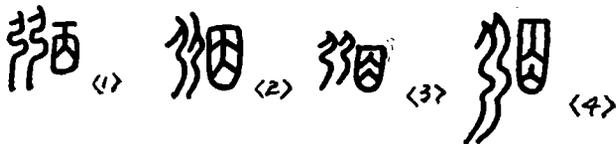
单从这一条卜辞就可以看出，读弜为弗，作否定词用，是不正确的，郭老的持保留、存疑态度是有根据的，因为这类卜辞还大量存在。弜字的含义显然不是否定的，而是肯定的，只有在肯定要“祭祀”的前提下，才可能不厌其烦地卜问种种祭祀有关的细节。我们再举《殷契粹编》一例：

粹546：“弜已(祀)兄(祝)：兄(祝)一牛？二牛？三牛？”郭老在其考释中批注说：“此卜牲数，于牛字下加问号读之，自明。”（粹编P.500）如果“弜祀祝”读为“弗祀祝”，继续卜问“祝一牛？祝二牛？祝三牛？”还有什么必要呢？肯定要祀祝，才考虑“祝一牛？祝二牛？祝三牛？”的问题，以求龟卜的神示。

三 弜字的形义来源

甲骨文、金文的“弜”，如附图(一)所示，大别为两类：〈1〉作〈A〉形(象两弓相并比)，是比的初文。〈2〉作〈C〉形(象弓秘，即弓槩，正弓器)是秘的初文，以后二字因形近音同，遂合并为一字，卜辞和金文中它们已是一字异体的关系。王国维先生释弜为比与秘，唐兰先生释弜为秘，看来都是正确的。实际上“比”和“秘”是两个来源的字，由于形、音相近，合二为一了，变成了一个“弜”字，它是“比”和“秘”的古字，以后又分别被“比”和“秘”取代了，所以变得形义来源十分复杂：〈1〉〈A〉形，从二弓，两弓并比，产生比赛、比较、比照、比邻、比近等一系列的含义。〈2〉〈C〉形象弜秘形，产生重叠，辅弼、具备一类含义。后来“比”字(原为从字)的含义皆由以上含义引申扩大而来，我们将在后面卜辞“弜”字的用法部分，分别加以讨论。

为了证明“弜”是“比”的初文，合并了“比”和“秘”二字，我们先讨论一下“弼”字的形义来源作为旁证。



附图(三)

附图(三)之(1)篆文“弼”字,《说文》弼,辅也,重也,从弜酉声。徐锴曰:酉,舌也,非声。附图(三)之(2)金文《毛公鼎》:“簞弼鱼备”吴大澂说:《诗·采芑》“簞芼鱼服”、《韩奕》“簞芼错衡”,笈云:“簞芼,漆簞以为车蔽,今之藩也。”芼当作芼,古文弼字,弼以蔽车,有辅弼之义。

附图(三)之(3)《番生簠》“金簞弼”,(4)《者沪钟》“哉弼王宅”。

王国维《观堂集林·释弼》:“《毛公鼎》、《番生簠》均有‘簞芼鱼服’语,芼字二器皆作弼,余谓此芼之本字也。《说文》弜,彊也,从二弓,又弼,辅也,重也,从弜酉声。案《说文》说此二字皆误。弜者,秘之本字,《既夕礼》有秘,注:秘,弓檠,弛则缚之于弓里,备损伤,《诗》云:‘竹秘纒縻’,今文秘作桀,案今毛诗作闭,秘所以辅弓,形略如弓,故从二弓,其音当读如弼,或作秘、作桀、作闭,皆同音假借也。秘之本义为弓檠,引申之则为辅,为重,又引申之则为彊。许君以弜之第三义系於弜下,又以其第二义系於弼下,胥失之矣。弼乃芼之本字,当如《毛公鼎》、《番生簠》作弼,从酉弜声。酉者古文席字,《说文》席之古文作囿,《丰姑簠》宿字作俞,从人在宀下酉上,人在席上,其义为宿,是酉即席也。《广雅·释器》,酉席也。……弼既从囿,则弜当是声。上说弜字之义,亦於此得其证矣。”

唐兰先生补充解释“金簞弼”是“大家所称为弓形器的这种器物……它是用在弛弓时缚在弓背的中央部位以防损坏的。”分辨出青铜做的“金簞弼”和漆簞作为车蔽用的两种“簞弼”。

弼字从弜得声,弜、比音同是无疑的。

四 甲骨文、金文的“比”字

上节说明弜字原来一义为“比”,一义为“秘”,弓檠,《玉篇》:“𠄎,今作弼。”《虞书》“𠄎成五服”今本𠄎,亦作弼,弼谐弜声,桀(秘)、𠄎俱谐比声,弜、比音同可知。实际上“比”的古字作“弜”,“比”字原是从“从”字,两人相从,不分方向,后来将“从”字中方向相反的一类,拿来代替了“弜”字,读为“比”。如果不辨别古文字“比”、“从”不分,释“弜”为“比”就难以为人们所接受了,因为觉得既然已有“比”字,为什么又要以“弜”为“比”呢?所以我们先得证明“比”原为“从”字,“弜”才是“比”的初文。

《说文》比,密也,二人为从,反从为比。这是篆文规范化的结果,古代并非如此。我们先看金文,作器人的“从”或书作“比”,《金文编》著录的《天作从尊》“从”即书作“比”,与《作从簠》的“从”是一字。金文“从”字的部件多从“从”,《麦盃》,《从鼎》、《虺夷尊》即从“比”。《金文编》所著录的《鬲比盞》和《鬲攸比鼎》,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则称为《鬲从盞》和《鬲攸从鼎》。

金文“比”、“从”一字,“比”当读为“从”字。高鸿缙师《中国字例》云:“甲金文有比字皆从字之反书,非比字。(一)易比卦乃从卦,其卦爻辞皆就从字立言。(二)皆,古作𠄎亦应从从,方言、说文并言金,皆也,金下从从。(三)大雅皇矣:“克顺克比”,“比于文王,”比应为从。(四)论语里仁: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比应为从,与义同是。(五)书·盘庚:“非汝有咎比于罚”,比应为从,非因汝有咎从而罚汝也。(转引自《金文诂林》。疑应作“甲金文所有比字皆从字之反书”少一“所”字)

孙海波《甲骨文编》“从”字条下头一字为比,注云:“古从、比同字。”大体上是对的,更明确的说,比本为从字,后来用“比”取代了“弜”字,专作“比”字用,不再代表“从”的音义。下面再举若干甲骨文例为证:

- <1> { 贞：王勿从沚臧？（存 1.674）
贞：王勿比沚臧？（乙 3860）
- <2> { 丁酉卜彘贞：沚臧称册王比？（合 157）
戊子卜彘贞：沚臧称册王从？（燕 85）
- <3> { 贞：王从沚臧伐土方？（后 1. 17. 6）
贞：王比沚臧伐土方？（后 1. 17. 5）
- <4> { 贞：王惠沚臧从伐搔方，帝授我佑？
王勿唯沚臧比伐搔方，帝不我其授佑？（乙 3787）
- <5> { 壬午卜：令…般比侯告？（京都 389）
壬午卜：令般从侯告？（佚 33）
- <6> { 丙辰卜寺贞：王往省比西若？（乙 7826）
贞：王往省从西？（粹佚 381）
- <7> { 呼鸣比戊使罍？（京津 2220）
勿呼鸣从戊使罍？（簠人 70）
- <8> { 贞：妇好比之瘳？（合 315）
贞：从之瘳？（河 627）
- <9> { 贞：呼舞有从雨？（合 188）
兹舞有比雨？（粹 813）
- <10> { 贞：今丙戌郊妣，有从雨？
贞：妣亡其比雨？（乙 3449）

上举卜辞文例中的“比”即“从”字，是很明显的。“从”字结构是前面一人，后面一人，相从表意，初无方向性区别。后来汉语中的“比”字，古代原书作“弜”，从两弓相比会意。

五 卜辞“弜”（比）的用法

<1>作方国、地名和人名用：

弜入	（京津 185、187）	弜其戡方？	（戡 45·14）
弗敦弜？	（金 739）	大甲保弜？	（燕 744）
粤其戡弜？	（京都 360）	弜唯死？九月。	（前 5·41·3）

<2>弜（比）用为同的含义：

《礼记·乐记》“比于慢矣。”注：比犹同也。《周书·武顺》注：比者同也。

辛卯贞：求禾于河？弜夔？（粹 9）

“弜夔？”是“辛卯贞：求禾于夔？”的省略写法，“弜”的含义是“同”和“同上”之意。这类卜辞正是张宗騫误释为“弗”的依据，以为是从正反两面对贞，其实往往是同一内容的“习卜”，请看下面的文例：

癸丑，又禘于大乙，呼射？弜呼射？（粹 130）

其求禾隳京有雨？

弜之亡（无）雨？（京都 1929）

辛亥卜：北方其出？

弜告大(大当读为天), 亡祸? (明 651)

王其从南, 弜往弗每? (京都 2061)

辛, 王弜田其雨?

壬, 王弜田其雨? (粹 1008)

这类文例在卜辞中大量存在, “弜”读“比”, 意思同“及”或“至”是很明显的。末一例: “王弜(比)田其雨”, 即某日“王至田(打猎), 下雨吗?”的意思, 如果读为“弗”作否定词用“王弗田其雨?”就很难理解了。”弜(比)翌日壬, 其风?”读弗, 就完全不通了。

〈4〉弜(比)训具的卜辞文例:

《周礼·世妇》:“及祭祀比其具。”司农注:比, 具也。比, 通作庀。《玉篇》:“庀, 具也。”《说文》:“具, 供置也。”《谷梁传哀公元年》:“始庀牲。”注:庀, 具也。疏:庀具, 犹简择。卜辞也有这种用法:

癸酉, 于丁弜(比)食? (粹 919)

贞: 弜(比)物? (存 2·772)

弜, 惠豚? 惠犬? 惠犬又豚用? 犬三豚三。 (粹 592)

弜(比)又羌, 五人王受佑?

十人王受佑? (粹 555)

弜, 二小牢? 三小牢? 惠牛? 惠大牢? (珠 68)

弜, 其鬻十牢又羌? 廿牢又羌? 卅牢又羌? (佚 225)

又羌? 弜又, 三羌? 五羌? 六羌 (佚 162)

这类卜辞“弜”通“弗”是讲不通的, 前面已提过, 不多举例, 弜(比)是具的意思。

〈5〉弜(比)通作俾的文例:

《诗·皇矣》:“克顺克比”, 《乐记》作:“克顺克俾”。《诗·渐渐之石》:“俾滂沱矣”, 《论衡·变动》作:“比滂沱矣”。古汉语中比、俾可以通假。《尔雅·释诂》:“俾, 使也”。

贞: 弜(俾)般? 八月。 (京都 1467)

王弜(俾)中? (上文76)

弜(俾)犬祉, ……………今日雨? (京津 4877)

王弜(俾)爻马亡病? (拾 10·6)

甲子贞: 弜(俾)异(人名)酒? (库1285)

以上卜辞动词“弜”(比通俾)后面往往连以人名, 是指派某人某事之意, 如果作否定词用, 连接名词, 也是讲不通的。

甲骨文、金文“弜”的形义来源既不简单, 合并了“两弓相比”和“弓繫的秘”两义, 卜辞文例的“弜”(比)又是一个多义词, 相当复杂。王国维、唐兰两先生先后虽有释比、释秘之说, 惜未联系卜辞文例和历史背景加以论证, 以至张宗騫单就“习卜”一类型的卜辞, 误会为“正反对贞”的文例, 释弜通弗, 作否定词用, 遂为甲骨学界多数人所接受, 以讹传讹, 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弓箭, 远在原始社会就为人们所使用了, 它是人类历史发展中曾使用过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工具和武器, 以后在狩猎和战争中长期作为重要工具和武器为人们所使用, 人们把“两弓相并”作为“比”的表意字“弜”是很自然的。以后又把象弓繫之形的(C)形(秘)合并为一字, 弜, 从因弜声, 又有辅弜的含义。都是和古代使用弓箭的生活实际分不开的。

《燕京大学学报》发表张宗箴“释弭通弗说”以来，影响所及，几成定论，本文拟提出异议，供同行批评、指正。卜辞尚有一例，即粹924：“不雨？弗擒？其从犬‘口’擒有豚？兹用。弭从，允擒。”内容是殷王跟从管打猎专职人员（称犬）名‘口’的出猎，“验词”是“弭（比，训至）从，允擒。”如果否定了打猎，甚么能“允擒”呢？

本文第三稿于十年浩劫中曾辗转寄郭老请教，郭老赐函云：“我同意你的见解，确是比字，但此字可假借为袂，如你所引粹592首一字，释袂似颇妥当，供参考。”重订旧稿，已不能再获郭老指正，谨录郭老“释弭通袂”的提示以饗读者并借以感激前辈大师对后学者的殷勤关怀与教导。

（上接64页）

语文化研究所与贵国学者合作从事民族语言的研究，象这样频繁的学术交往，可以说是空前的。可以预见，今后我国和各国语言学工作者之间的交往必将更加频繁，我们热烈欢迎有更多的日本语言学者到中国访问，交流学术，增进友谊。

上面拉拉杂杂谈了一些我所了解的点滴情况。今天主要是谈汉语文工作方面的，有关民族语文方面的研究工作情况，我知道得很少，这里就不谈了。傅懋勤先生正在日本，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和领导，以后有机会可以请他介绍介绍。

总的来说，当前中国语言学界是一派兴旺发达的喜人景象。据我所知，今年下半年还将有一些重要的学术活动要举行。例如秋天将要举行音韵研究的学术会议，筹备成立音韵学研究会；古文字研究会已预定在秋高气爽的时候于成都召开第三届研究会年会，全国语言学会正在积极筹备，定于年内成立。还有，我国语文学界正在筹备庆祝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八十寿辰的学术活动，以叶圣陶、胡愈

之、吕叔湘、叶籁士、周有光、倪海曙等十五人为发起人，准备于八月二十日在北京隆重召开“王力先生学术活动五十年纪念”，已发函国内外征集论文，准备编印《纪念王力先生》学术活动五十周年论文集》。王力先生的几部专著《龙虫并雕斋文集》、《同源字典》、《汉语语音史》、《诗经韵读》、《楚辞韵读》都将在不久出版。

我国语言学在前进的道路上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困难，我们的研究人员还比较少，设备和方法还比较陈旧，学术水平还不够高，研究成果还不够多，一句话，还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和国外语言学先进水平相比，我们还有不小的差距。我们正在采取各种措施，虚心学习各国语言学方面的先进方法和先进经验，争取早日赶上先进的水平。我们希望通过全国语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能逐步实现我国语言研究的现代化，使我国的语言研究工作能更好地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我的话完了。谢谢大家。